

內
外
夾
攻

莎
程
編
劇
作
曲

中國工農
文藝叢書



劇編藝
曲作雲

莎
程



攻夾外內

劇歌

行刊司公誌雜海上



e

攻夾外內

劇 歌

劇 編 蕪 莎
曲 作 雲 程



版 出 司 公 誌 雜 海 上

版權所有•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

上海印 2001—4000

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二版

內 外 夾 攻

• 中南文工團文藝叢書 •

著 者 莎 蕪 程 雲

編輯者 中 南 文 工 團

出版者 上 海 雜 誌 公 司

上海寧波路655號

漢口交通路 38號

長沙府正街 48號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. 431 B.136 P.132 32K

時期：第一幕：一九四八年夏天。

第二幕：一九四九年春，我軍解放某城時。

地點：華北某城市，紡織工廠。

人物：（以上場先後爲序）

秀貞：十九歲，紡織廠女工，鬥爭中的積極份子，聰明、伶俐。

王鉄：二十來歲，秀貞的哥哥，紡織廠工人，直爽、暴躁，共產黨員。

張善保：四十八歲，紡織廠工人，共產黨員，地下工作領導者，沉着、老練。

趙明：二十八歲，紡織廠工人，共產黨員，精明、能幹。

孫大勇：二十來歲，紡織廠工人，鬥爭中積極份子，比王鉄更暴躁，故人家叫

他「火棒鍾」。

男工甲、乙：
女工甲、乙： } 鬥爭中積極份子。

陳柱：三十來歲，鬥爭中積極份子。

鄭之平：三十六歲，紡織廠技師，思想進步，同情工人，也參加了工人鬥爭。

黃忠明：五十歲，紡織廠主，毒辣、兇狠，喝工人的血汗養肥了他，工人均叫

他：「黃三饅頭」。

差役：黃忠明的用人。

劉品仙：四十歲，保警隊長，會吹牛、拍馬，看風使舵。

宋祕書：三十九歲，警備司令私人祕書，黃忠明妹夫。

黃淑芳：二十九歲，宋祕書太太，黃忠明的妹妹，是一個妖艷的使人發厭的女人。

張六：四十歲，紡織廠僞工會理事長。

畫眉李：三十歲，紡織廠工會狗腿，長了一張能說會道的嘴，臭的他能說成香

的，方的他能說成圓的，人家均叫他「畫眉李」。

趙明父：五十多歲，耿直、倔強的老人。

趙明母：四十八歲，性格比趙明父較弱。

兵甲、乙：警備司令部憲兵。另警備司令部兵十餘人，營長一人。
紡織工廠男女工人羣衆若干。

解放軍戰士數人。

王連長：解放軍的連長。



第一幕



第一場

時期：一九四九年夏天的一個黃昏。

地點：紡織工人王鉄家中。

佈景：室內。狹小，破窗，一盞二十度光的燈頭，發着微弱的光，外面下着煩人的雨，屋子的一角漏着雨水。

幕啓：秀貞在音樂聲中上場，正在縫補着一件破衣裳，看到房子漏了，拿起一隻破盆去接漏下的雨水。

秀 唉！（唱）（第一曲）

一 淡淡的燈光暗不明，

燈光照不亮工人的心，

破房子擋不住連降的雨，

受苦的工人淚淋淋。

二 年年做工年年窮，

今年比往年更傷心，

媽媽活活給餓死，

人死家破更傷心！

三 衣裳破了用針縫，

媽媽死了誰把我疼？

破衣裳能用補釘補，

苦日子有誰來照應？

四 秀貞越想越悲痛，

眼淚顆顆濕衣襟，

苦菜偏用黃蓮水煮，

爲什麼老天這樣狠？

(白) 唉！工人窮，工人苦，這窮這苦誰知情！一年到頭當牛馬，發霉的棒子麵常斷頓！法幣又改金圓券，吃的用的天天漲價，一天的工錢，買不到一斤棒子麵，好些個工人吃不飽飯，都餓病了，都餓死了！原來就低得可憐的一點工錢，他們就一扣兩個月不往下發，這可叫我們拿什麼活着？媽媽原本就有癆症，這些日子連餓帶氣，大前天病過去了！(哭) 媽媽死了窮的連口棺材都買不起，沒法子，用破櫃發送了他老人家。唉！破房子遇着連陰雨，人越窮糟心的事兒越多！(雨水滴答聲中，秀貞低泣，下工的汽笛，哀長的叫着。) 下工了！哥哥也該回來吃飯了。(掀掀鍋什麼也沒有，拭淚。) 少吃沒喝，唉！這苦日子可怎麼過！哥哥說今天工人要決心找廠長請求開下扣的工錢，他說：張善保師傅他們幾個，先到我家來合計合計，怎麼會了還沒來呀？……

【王鉄身穿母孝滿身淋雨上。】

秀 呵？哥哥，你回來了？……(看看揭開的空鍋) 唉！什麼吃的也沒有……

王 噢，秀貞！張善保師傅、趙明他們怎還沒來？

秀 你下工的時候，怎不招呼他們一起來？

王 我都招呼過了，張師傅、孫大勇他們就來，陰雨天路不好走。

秀 （跑出門瞭望）哥哥！快來看！張師傅他們來啦！

王 （亦跑出門）呵——來了？（向後招喊）張師傅——快點走呀！

【張善保幕內應聲：來了！來了！】

【張善保、趙明上。】

王 （看看門外，關門）張師傅！你們後面沒跟上個「尾巴」？

趙 你說什麼？那些「狗」哇！哼！（甩甩帽子上的水）下這麼大的雨，他們不知道又夾

着尾巴跑到那個窩子裏去呼呼吃喘去啦！

張 如今，這幫東西明槍暗箭的老冲咱來，可也得小心點，秀貞！你去瞅着點。

【張善保向秀貞示意，秀下。】

王 張師傅，今個大家這個勁頭，你可是看着啦！怎麼辦？咱們得拿個主意，依我說，咱們幹！不幹也是餓死……

趙 幹是免不了的，物價天天漲，不發工錢，爲了那些中央軍趕製軍裝布，又叫咱們加班趕工，給這些殺人的傢伙們賣命出力，累死、餓死、委曲死，誰受得了！

張 （深思不語）……

王 受不了就幹！只要咱們領着幹，還有個幹不起來的。

張 年青小伙子，心裏總燒着兩把火，總有股毛燥勁！幹是要幹，可不能亂來，這些年頭，咱們一直在幹，幹一回有一回的回的成績，幹一回有一回的經驗。這會，弟兄們是忍不住了，比那一回的火候來得都結實，可是咱們這個廠是警備司令部開的，廠長黃三饅頭是警備司令私人祕書的舅子，人家拿着槍桿，人家什麼時候想鎮壓咱們，咱們就得流血，咱們的血不能白流呀！

王 這麼說，咱們就收兵散伙，勒緊褲帶，大家就悶着頭給人家受去！

趙 照你說，怎麼着呢？

王 照我說，咱們就跟他來個大罷工，鬧到那步說那步！……

張 別急，別急，心急喝不了熱鍋粥！聽我說，事情要幹就幹到節骨眼上。依我說，咱們

這回就領着大伙向黃三饅頭要求發下扣壓的工錢，要叫加工就得加工錢，這全都是合理的要求，誰都會同情咱們的。

趙 張師傅說的對，就這麼辦。

張 咱們都是地下工作，這回可別暴露了目標，要不，咱們工作垮了，往後再有更大的任務，就負不起來了。

王 （急，大聲）垮不垮！咱們總得出頭領着……
張 （以手勢制止）輕點！

【衆看窗外，黑夜裏，閃光一現，雨聲淅淅。】

王 （小聲）咱們地下工作還能比別人濃包。

張 不是那麼說，咱們這是保全力量。

趙 張師傅說的對，這事興許會流血，前幾天被服廠工人還不給廠方開槍打死了幾個，領導人全被抓進警備司令部啦！咱們廠長黃三饅頭比被服廠廠長更狠毒，咱們不能不防這一手！依我說，一會選代表別選張師傅，張師傅還是不出頭的好，他是咱們的領導

人，要萬一出了事就不好辦了！

王（略想）行！那咱倆出頭領着幹！

趙好！

張你倆雖得出頭領着幹，可也得小心！

王出不了事。

【門口鈴被繩拉動，叮噠作響，這是秀貞給他們的暗號。他們三人立刻靜聲，趙敏捷地開開桌上的一架破留聲機，裝做無事。】

【秀貞後台聲：孫大哥他們來了！】

【王跑出迎孫等人。】

【秀貞、女工甲、乙、男工甲、乙、孫大勇、陳柱、鄭之平等上。】

王等死人了，怎麼你們才來？

孫咱又不是黃三饅頭，出門坐美國最新式流綫型小汽車，裝着無線電，按着沙發，屁股一坐鏟一個窩，咱不得一步一步走來嘛！滑滑擦擦的，又沒膠皮鞋，又沒雨衣……

陳 雨衣？我把場汗的小褂……咳，都賣了買糧食吃了！

衆 （進屋向張、趙）張師傅！趙大哥！你們先到了！

趙 也剛到！

秀 都快坐下吧，我去沏壺茶去！（下，又提水壺上，給衆人倒水）

張 衆位工友都到了，就把咱們的事合計一下吧！（向男工乙）你到外邊看着點，有人來就用手拉窗戶口拴的繩，燈一滅，咱就都撩了！

男乙 好！（下）

張 大家說吧！

王 別亂「噲咕」啦！該怎着就說起來吧！

衆 對！咱們說！

陳柱
男甲 我們先說：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一（甲）人人都說黃蓮苦，

（陳）咱工人比黃蓮苦十分；